

骆玉明 著

欲采蘋花 不自由



明代江南文人与
他们的
精神世界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欲采蘋花不自由

骆玉明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7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欲采蘋花不自由 / 骆玉明著. —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5459-1372-9

I. ①欲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欣赏—
中国—明代 IV. ①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3413 号

YU CAI PINHUA BU ZIYOU

欲采蘋花不自由

骆玉明 著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 刷: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

民族工业园 9 号

邮政编码: 101102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插 页: 4

印 张: 8

字 数: 13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1372-9

定 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自序

旧作往事

如果没有梁由之兄的坚持，这一套小书是不会编印出来的。这三种书都是写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每一种都印过多次，年代久了，再印感觉意思不大。讲老庄的一种，因为有许多新的想法，倒是值得重写一遍，但这几年家中多事、日子辛苦，又顾不上。但由之对我写的东西有一种过度的错爱，做事的态度也比我坚决，于是只能从命了。“骆氏三书”的名目也是由之所拟。听起来有点托大，逻辑上却没有问题：鄙姓骆，书是三种。

就习性来说，我只喜欢读书，不喜欢写书。所以写成的书，大抵皆有人情的缘故。

《纵放悲歌》原来是香港中华书局所出《诗词坊》丛书的

一种，主编是金性尧先生。我跟金先生不相识，是赵昌平兄把我引荐给他。有一次特意拜访了金先生，想请教关于书稿写作的要求，但金先生好像很放心的样子，没有说几句，然后随意聊一会儿天。我见壁上悬有梁启超所书对联，问起金先生对书画的爱好，知道他原本收藏颇多，“文革”中被抄没，有许多已经无法追回。听说过金先生因为知道一些蓝苹在上海的情形且偶有谈论，因此遭到迫害，情形惨厉，但金先生并不愿说这些事情。他身形小而消瘦，说话谨慎，想象不出旧日洒脱飞扬之态。

书稿已交之后，跟金先生不再有具体事务的往来。我不知为什么缘故写信给他，连带说及自己心情沮丧，不愿做事，金先生特意回信，说中国的国情复杂，很多变化不可预料，还是要努力振作。其实我本是无意的牢骚，金先生却认真了。我想起他遭折磨而形成的谨慎性格，因此很感激他。

二〇〇七年，金性尧先生在上海去世，时年九十一岁，也算是高寿。

《闻道长安似弈棋》曾以《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》为名出版过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《五角丛书》的一种，后来由台湾远流印行。《五角丛书》曾经风靡一时，动辄印数十万以上。丛书主编是何承伟，但后期具体事务主要是副主编戴俊在操

持。当时章培恒先生算是丛书的顾问，我亦列名编委，于是戴俊便借机索稿，于是有了章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禁书大观》和我写的这本书。这本书在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，是因为我对戴俊夸口说一个月可以写完，于是赶得特别紧。全书是一遍成稿的，仅在稿纸上略作删改，没有誊写过。读起来文句很流畅，算是由此带来的好处吧。现在写东西很慢，常常会想起当年也曾精力旺盛，信笔纵横，自以为豪爽的样子。

说到精力旺盛、性情豪爽，其实是戴俊的特点。他当过兵，个子不高，身材敦实，对人厚道而好恶分明。有时说到自己得意的计划，便神情欢愉，眉飞色舞；说到人间不平事，则慷慨激昂，痛心疾首。戴俊比我小不了几岁，但感觉上好像他比我晚一辈似的。

那一段时期，复旦这边和章培恒先生亲近的一些学生，如我、贺圣遂、谈蓓芳，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、戴俊、陈征几位来往颇多，也常在一起喝酒。有一次在静安宾馆十数人全都喝醉了，没有人管得了，只好各自想办法回家。后来金子信说起他骑自行车摔倒在半途，脑袋上砸了一个破洞。

金子信和章先生先后去世。最为震惊的，还是在二〇一一年听到戴俊去世的消息。因为感觉中他年轻而健壮，富于生命力。

香港中华书局在编印了《小说轩》《诗词坊》之后，又请人编《智慧殿》；主编是不是葛兆光我弄不清楚了，反正我那本《老庄随谈》是他约的。这本书现在看来有许多不满意之处，但有些读者很喜欢它。

我跟葛兆光有长年的交情。十多年前，兆光在清华任职，住蓝旗营（他楼上是秦晖）。那时我与孙伟红结婚未久，我们在北大20楼有一间小房子。那是所谓“筒子楼”，厨房、厕所在外边，房间也非常简陋。蓝旗营离北大很近，有一次我们去兆光家做客。其实他的房子装修得很简单，但是宽大亮畅，跟筒子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，孙伟红看着眼神发亮，羡慕得冒傻气。葛兆光笑起来，说“我这也是熬出来的”。当时孙伟红在北大法语系任教，资历还浅。

兆光、戴燕夫妇请我们吃饭。后来孙伟红说咱们也要回请一次，并说她要自己做法国菜请客。这顿饭欠在那里很久，然后孙伟红生了几年病，离世远去。

三本小书写作的念头，都写过说明，好不好则要由读者来评判，合起来要写个序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看着书，想起来的是一些故人往事，随手写下来。或者，这也是跟读者的一种情感交流吧。

写这几本书的时候，也就是所谓“上世纪”八九十年代，

我们曾经有过梦想，有过欢愉，也有过悲哀。渐渐看着岁月流去，亲友凋零，难免有无常之叹。但上课时我也说过，像王维的诗，像《红楼梦》，在说人生无常的时候，也说无常是美。因此我们对此人世，仍有长长的眷怀。

注：“骆氏三书”，即曾出版过的《纵放悲歌》《老庄哲学随谈》《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》，现分别更名为《欲采蘋花不自由》《长得逍遥自在心》《闻道长安似弈棋》，作此说明。

目 录

总论： 明中叶江南才士 / 001

祝允明： 万事遗来剩得狂

中国月亮照外国 / 008

人的卑琐与伟大 / 013

凝静之境 / 018

雄峻胜佳丽 / 023

人生须有梦 / 028

对儿子的期望 / 033

文豪做小官之苦 / 038

沉闷的人生 / 043

吴乡小景 / 048

心的遨游 / 053

面对女性的困惑 / 058

历史的深处 / 063

唐寅： 世上闲人地上仙

兴高采烈写市井 / 070

惆怅少年心 / 074

走向自由的文人 / 079

对侠义的向往 / 084

南朝诗风的重兴 / 089

桃花仙人 / 094

忍与不忍 / 099

唐伯虎与林黛玉 / 104

歌唱《莲花落》 / 109

贫贱者的高贵 / 114

生死之际 / 118

文徵明：
满头尘土说功名

石湖清景/126

朋友之间/131

外力的驱迫/136

以美人写花的意趣/141

尴尬的功名/146

文士与渔父/151

诛心之论/156

雨·宋诗·文徵明/161

徐渭：
不觉悲歌崩白云

刁悍尖湍之辞/168

长夜作鬼语/173

托物言志思奋飞/177

情意温绵忆旧人/182

颓放而倔强的艺术/188

人生未必求平安/194

随想诗/199

纵论古史说名分/205

节妇的悲哀/210

多彩多情的世界/215

塞上和平曲/221

酒与诗画/227

老来慕童真/233

总 论

明中叶江南才士

本书谈论的对象为明中叶江南才士诗，这是从时代、地域、人群三方面划出的一个范围。不过，明中叶的江南地区，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？所谓“才士”，又是何等样人呢？却须在欣赏他们的诗之前，先行加以探讨。

明中叶的江南城市，工商业之发达，经济、文化之繁荣，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时代，及同时代其他地区。唐寅有《阊门即事》诗，写苏州阊门景象，那是非常热闹：

世间乐土是吴中，中有阊门更擅雄。翠袖三千楼上下，黄金百万水西东。五更市买何曾绝，四远方言总不同。若使画师描作画，画师应道画难工。

工商业发展起来以后，许多变化就跟着来了。本来，中国是一个以官僚为中心的等级社会。但是，商人聚集财富，往往比做官还要快，发了财，就难免摆阔气、撑门面，弄得派头比官老爷还要大。而且，金钱还直接侵蚀了国家的权力。像《金瓶梅》里所写的西门庆，就是个大商人，他凭着万贯家财，从县衙门直打到太师府，一些低级官吏简直成了他的奴仆。这样，贵贱之分，难免有些混淆，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，也被搞得混乱起来。

金钱大量集中在城市里，就要有花钱的场所。于是，商铺、妓院、赌场、酒楼、茶肆，纷纷建立，流光溢彩，在这里煽起奢靡放纵的风气。当然不会只是有钱的商人在这里享受，官员、士绅乃至普通的市民，同样受到奢靡风气的浸染。这样，又造成对传统思想的破坏。

中国素称“礼义之邦”。讲究礼义当然不错，但须知礼义并不是抽象的东西。在旧礼义中，包含着这样一些重要内容：一是教人服从，服从社会的思想权威，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，以及女子服从男性，小辈服从长辈；二是教人以安于贫困，切不可贪图富贵，追求享乐；三是教人把道德教条看得比性命还要高。特别是宋代的程朱理学，把这一套发展到极端。程颐说，女子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；朱熹说，要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

明代立国以后，就以程朱理学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。

其实，追求生命欲望的满足，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，原本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、最活跃的动力。制定这样的“礼义”，其实质就是为了抑制人的欲望，抹杀个人的价值，防止因为利益竞争而产生动荡，以便维护社会统治秩序。至于统治集团本身，嘴上说的，自己并不照着做。这样，道德就变成虚伪的东西，人性在虚伪道德的压迫下，呈现扭曲的状态。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，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日益增长，必然对陈旧的道德教条提出疑问：为什么与生俱来的情欲、物欲成了莫大罪过？为什么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权利乃至生活权利？为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不可说？

这些怀疑在一般民众中还只是直觉，在知识阶层中就成为理论的推究，由此形成新的社会思潮。这种新思潮的代表，起初是明中叶兴起于浙江，后来蔓延到全国的王阳明的“心学”，特别是王学的激进派如王畿等人的学说；到了明代晚期，再由充满异端色彩的李贽推向最高潮，后来随着李贽的被害而走向低落。其基本的内容，就是要求承认个人的尊严，尊重人的情感，肯定人的欲望，推倒禁锢人性的假道学。如果放到世界范围来看，明中后期正是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，这种新思潮同文艺复兴确实有若干相似的地方。

明中叶时，江南城市在全国来说，经济最发达，思想最活跃，文学艺术也最早表现出新的趋势。其主要代表，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“才士”或“才子”的一批文士，最有名的是苏州的祝允明（号枝山）、唐寅（字伯虎）、文徵明（号衡山），以及绍兴的徐渭（字文长）。前三人是同时代的，又是好友，活动的时间略早，徐渭则是在他们死后才开始自己的文艺生涯。徐渭之后，就是晚明文学的兴起了。他们四人的诗，就是本书的主要谈论对象。当然，所谓“江南才士”不止于这几位，但笔者希望稍微集中讨论，以呈现出各人的基本面貌。

说起这几位文士，人们很容易想起许多传说故事，诸如祝枝山题对联、唐伯虎点秋香、徐文长断案之类，都是很有趣的。但那是民间的创作，故事中的人物同真实的历史人物，并不是一回事。只是，老百姓把他们编到自己的故事里，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，却又同他们本来的个性、行为有关系。后文在需要和方便的时候，将会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
这一群江南才士，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点，可以构成一个群体呢？

首先，当然是因为他们都很有才华。这几位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，而且在其他领域都有出色的成就。祝、文、徐都是书法名家；唐、徐是绘画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人物；徐渭的戏曲，

代表了明代戏曲史的重大转折，祝允明对此也相当有造诣。

他们的成就，不仅出于天赋，也出于思想的敏锐。祝允明跟王阳明（守仁）是同时代人，他并没有直接受到王学的影响，却是明代最早公开反对程朱理学的人物之一。他的《祝子罪知录》，具有明显的异端倾向。徐渭与王学激进派王畿有密切交往，他的许多文章，对旧的道德传统展开了有力抨击。唐寅、文徵明虽不曾写下专门的论著，却有共同的思想倾向。他们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，首先参与了这一过程，是时代的先行者。文学艺术正反映着他们对新的人生的追求。

特立杰出之士，常不能为俗世庸众所容。这四人在政治上都是不顺利的。祝允明、文徵明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，均因不能适应而退出了，其余二人则未入仕途。由于人生道路的踉跄不平，亦由于思想、性格的不合，他们常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。文徵明的为人比较温和，但也只是不外露而已，祝、唐、徐三人，均是狂傲不羁之士。他们以强烈的个性精神，与社会势力对抗，追求自由的生活，甚至有意蔑视社会生活的规范。因此，以常人的眼光看来，他们都有些畸形变态。例如，徐渭临终前给自己编的年谱，就叫作《畸谱》。

然而，在明中叶社会新思潮兴起的同时，旧势力仍然非常强大。愈是个性特异、才华出众的人，愈容易感受到环境的压

迫，好像处处是墙，生命总不能自由舒展。而且，整个明代，包括最激进的李贽在内，也没有出现从根本上否定旧制度、提出全新的社会设想的思想家，没有人看到完全不同于现状的前景。因而，不但社会中存在新旧的对立，先行者个人的灵魂里，也存在这样的对立。他们好像蚕蛹已经蜕化成蛾子，却面对结得过于厚实、无法咬破的蚕茧，兴奋、焦躁，而又绝望。由此，悲哀之情，自然由心而生，并涌发为文艺层面上的波澜。

回到本书的主题：纵放与悲哀之歌。“纵放”是诗人自傲自负的性格和自由精神的显现，“悲哀”则是在社会的压抑和自我的矛盾中怅惘失路的产物。当然，这两者并不能包括他们诗歌的全部，在以后的各篇中，也将谈及更广泛的内容，不会受到主题的限制。但是，可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，因而也是恰当的谈论中心。

祝允明：
万事遗来剩得狂

中国月亮照外国

人的卑琐与伟大

凝静之境

雄峻胜佳丽

人生须有梦

对儿子的期望

文豪做小官之苦

沉闷的人生

吴乡小景

心的遨游

面对女性的困惑

历史的深处